詞賦
表箋

谿谷集 一

共十六

谿谷集 十六冊

谿谷集序

東海之國表爲大國以從來遠矣殷太師始闡文教歷世千有餘祀蔚而儒林文苑不少槪見何哉羅氏以來壯學之士漸興惟孫雲名並騰國之際蓋以弘博稚牧隱晩來世莫有張抗之者蘇岳歟 文之爲技亦難矣

哉逯哉
盛矣文運之隆視古為盛文章之士
指不勝屈而其間蔚為大家追軌古
昔者亦頗鮮覯
宣陵之世畢齋獨步
穆廟之時簡易高蹈若玄軒之負望
儒林月沙之擅聲文苑從容館閣者

作俱美于時谿谷張公又悅出而造
焉亦莫有殆抗之者余嘗以谿谷論
於牧隱其大不如而其精造之文采
少遜而理則加密獨其世升降之氣
不得不異爾自茲以下宅可類云公
之文章可謂盛矣大而非誇壹去臣
之余言之徵後必有人也嗚呼公少

余十八年丞於譚秋耕居師席五載
爲復著橘翁說以詒之蓋取諸年歲
雖少可師長也每成一篇不能正于
名不敢以視人三秦之作擬待言晏
而有傳此執詩今日公先乃我後也
公之著述從於兵火靡有散軼殆盡
希世之寶鬼神營護渾金美璞鬱攸

江山張突也豈不畏亂石之瀨子善
潑以書來請曰先人之集亦方鋟梓
翁不可無一語以弁斯後余雖昏耄
亦何忍拒之也遂書平日衡於心者
以爲叙昔梁昭明有言陶徵士白玉
微瑕只是閑情一賦味斯言亦之請
古今折何甚多余於是乎未嘗不爲

之槪括

歲舍壬午端陽下浣

西磵老人金尚憲敍

世必有英粹聰睿之資而加之以宏博正
大之學然後其發於文詞如紈素之施丹
彩泉源之注池沼本末相須華實相副不
期文而自文古昔聖賢立言垂世者皆是
道也外此以爲文雖奇僻以爲古藻繪以爲
華此之偏覇閏統謂是全體正宗則未可
也我東人之詩文啓自唐季其始麗縟而

已豪傑代有沿流泝源至于國朝館閣薦
紳先生以經訓理趣為尚而取裁于韓蘇
則典刑滿矣近代諸鉅公力去陳言視古
修辭追軌乎左國馬班則變化見矣然而
本經者蒼鹵而近俗騁辭者鉤棘而類俳
求其合而一之融而超之蔚為一代宗匠
而無愧古昔立言者其惟吾 谿谷張相

國乎公資禀既異而充養有得神清氣完
德符於行早歲蜚英經歷險艱晚更勳名
際會出入謨猷而乃其平素所存則專以
文學自任其為學精邃經書而淹貫諸子
史上規下逮聚精擷英所畜富矣而思不
踰格氣不累調其出之也肆筆成章左右
逢原其理則孔孟其材則秦漢其模範則

韓歐大家以至騷賦詩律各臻古人閫奥絕無世俗奇偏飣餖之病犂然自成一家語於乎 公之於斯藝可謂盡善具美而無遺憾矣 公之遺集十有六冊曾經公手自刪定江都之燼什缺一二胤子善徵收拾散稿追補完秩方入梓于光山而牧使李君恪實相其役斯集之行豈非斯

文之大幸乎善徵以植獲黍牛耳鳯行屬
以糠粃之導噫　公非我輩人其所抱負
樹立非斯集所能盡亦何待贅言僭論而
爲斯集重也只以疇昔所講聞於　公者
揭于諸公敘述之後以備後學師慕之一
助云

龍集癸未暮春嘉義大夫禮曹叅判兼

守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同知經筵春秋館事李植謹序

故谿谷張相君持國起孤生甫成童已以詞賦名大噪一世諸長德先執招要嘉賞不翅阿戎而衣縫掖者靡不踵門求一見儀若鸞鳳顛畢一日之驩得備綰帶之末惟恐以鹵莽遐棄乃公穆然自將口吶若不能出者及赴試闈跬武不離

座賓叩者趾相嚙而辨應不少閼退
而歲一口訖　公器量不足爲文字揜
公二十歲進士二十三捷大科猶然談
者嗟其晚且屢則人士之望可知已不
佞少受室城西爲　公齋苐　大夫之
而居與齋苐夾一墻而近既而　大夫
人買屋城南則與不佞親舍鱗次公

不以不佞僇人而辱收以伍率聲子之好又辱以爾翰行誼相砥礪一篇一句未始不相訂相難也嗟呼轉頭之頃倏過半百而公則已矣頫昂人世忽無生邈而公之子善繼以公集序見屬嗟呼斯皆平素不相訂相難者得公之全何待年業不佞猥云童習白紛棘

譏使裂老不成章何敢遠附至晏而
強以不潔拋之佛頭也雖然當公孫草
已不可為而猶未 不佞進所為文數通
中、砭射不休則 不佞亦何敢牟辭遂披
瀝而言曰文之為道果可以易言之乎哉
夫文之與道文相為用可離非文也哉
以上斯道大行文則言、法也法則言、文

也典誥謨訓誥是物也三代既衰道不
在上吾夫子以天縱將聖身任述作其
言要備辭立其誠辭達而已矣文明而
正者不一書是知達者爲經世正者爲垂
世道交喪文爲虛車而孔明尚以三代
氣象出師兩表髣髴訓命庶幾乎文
不離道後世韓歐蘇曾號君子謂之

因文悟道固非苞言自餘歷代諸子林
立雲委其組織邁遒幅縟摛文綺靡
繪繢溢目酸鹹闓適口揆之孚尹賓席皮
惡在乎璋違朋止也哉顧王者真欲以人
巧而奪天造自託於不朽若曹子桓之
倫是已子桓負扆九五三分有二感無
所不殫而必以大業盛事歸之典籍

凡為非榮樂年壽可喻者亦合矣言
而不文行之不遠之義別乎文不離道
文相為用者　谿谷相君以為則大業盛
事將焉所避而謂之經世無過矣誰曰
不然蓋公未冠已盡讀四書三經騷選
莊韓等書是惟無讀讀必窮極其竟
挑抉其微溈演咀嚼骨髓之身心詞賦

之外文已爾雅腴暢闖入昌黎之室已
喟然於文道之辨輒屈首而泝閩關
洛濂上泝乎泗洙縷析理氣性情之介
雅不欲以講學見詒不拘拘務持詭
不廢弛張互用道釋二端亦在傍通之矣
地萬象雖細幽顯舉了然心目既載筆
西廂從遊黨祠居閒處困益盡讀先

秦兩漢 皇明諸大家言發爲文
章惟所謂澤之仁義道德而炳然者
可以當之其於有韻之文尤不屑爲蓋
於五言間爲一二遒超晉乘而上之要
爲梁楷豎也廢以還迨躭夢唐家言
毋論卷容大篇即齊宴數語亦伏
讀繹諷如博士弟子 公嘗曰吾不敏

故欲絶則必讀絶欲律則必讀律斯其立談之篤寧詎非耳目所創所創觀者哉文嘗許謂不佞吾詩不能韻而有致韻出天得強可力致不佞未嘗不心折識縣奉若功令嗟呼譬之器則清廟明堂四瑚八璉譬之馬則驥中鑾和步中繩引雖有工家三尺其口

自任必有能辨之者相君主盟巽發
江手執牛耳鉛槧之士率在下風而
不佞不免時有軒輊者亦有說焉不
佞早廢毋與於喜起綸綍之道自惟
百世之業逝將爲匠以意古形村斲漓
者左理而公諷其不離文者言也言從
心聲爲文而不從心聲爲不文不佞竊

有味乎其言之也亦不能離而言之者
實愳爲壽陵人之學步也嗟呼根
於實之典於實學文與道交相爲用
而人巧天造則收而騁得不亶文
而悟則韓歐蘇曾殆瞠乎後矣蓋
子有之五百歲必有名世者焉不敢
知從前以往五百歲有能爾 持國

者哉著王元馭叙元美曰吾知吾元
美而已不佞亦因吾知吾持國而已
嘗癸未首夏既望友人羅州朴瀰
叙

谿谷草稿自叙

余結髮治文詞顚毛已種種矣世稱文人多夸嫚自喜然余實朴鄙每一篇成人或妄稱之徐而鏡考古作者未嘗不歛然自失即臨深以為高非其志也幼時所作既壯輒焚弃之中歲手抄雜稿詩文各如干卷閱十餘年而再忝文衡所著撰幾倍蓰焉乃取文自癸酉以上詩自甲戌以上通前稿而彙分焉詞賦十六表箋二十三教書十冊文三箴銘贊十三雜著四十說九序四十二記十五祭文三十八碑志二十六行狀五疏劄五十啓辭十

七奏溶三十撒一呈文二帖四十五詩五言古百四十三七言古四十一五言律四百二十一五言排律四十四七言律四百三十二七言排律七五言絶五十七言絶二百九十二六言十雜體四十四總千八百六十餘篇繕寫為二十六卷總而為者將目以續稿云家有槳帚享之千金惑也為覆瓿之譏而輟其業亦非達識也知我者幸無見罪

崇禎乙亥季夏德水張維持國甫題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
德與言言之次於德也言者文
也旣有文且書德爲則於政事
何有聖門四科亦必以耳太上
立德其次立功立言功者政事
之推所由言者雖殊要歸與四
科一也太上固無論言功之不

能書亦久矣以四海九州之大歷
漢唐之千百餘年猶不能多
得其人則士之出於偏荒晚季
獨超而上之書古今人之所難書
者皆不尤難乎哉故相國谿谷
張公自齠齔已有盛名余少公
八歲而得與公周旋幾四十年

未嘗見一事不可儀者神清而
氣柔智圓而行方無適無適有德君
子人也太上之立公或識而不
居舉一世求至道者舍公其誰
也公之文本於六經始潛心濂
洛關閩遺書晚乃大肆力於先
秦兩漢韓柳歐蘇諸子百家之

說溪溪咀嚼道釋隱卜諶輿呈
唐經無劉史亦皆旁通為核而
為最之醇深典厚蔚而有煒信
乎經世之言至其有韻之文初不
屑為獨喜為騷選二體俄而為
大唐長慶為正為變為雅為諧
可大則大可小則小渾然無不

從心譬如水鑒龍門百川歸海
洋洋乎其大足哉先而君嘗論
近代人物必以第一歸於公曰通
者豈但不張之謂此一個通字
唯持國當之持國公字也然公
豈但為文字言也公早砥礪立
名世固許以經濟中年受文園素

嘗一言及時事遂癸亥中興紀
公勳業軒輊宇宙於圖象以達
如嶽斗公乃杜門謝事只以書
籍自娛淡泊寒素同一學究功
名不居蓋可以見公平生能了
向居稱四科三立而公以有何
言雖謂之盡有之可也盡足之

者世果有爲身斯文隊地天奪
之速悲夫公之守節也余亦甚愚
祠扶服買山訪公於廬次公握
手㧞血曰孰謂人間世尋與君
會語及丙丁事扣心嗚咽琅琅
之音至今在耳余自謂知公心
者獨余耳然世豈有不知公者

遂書此爲谿谷集序

延安李明漢 撰

谿谷先生集卷之一

詞賦 十七首

愬旱文

皇穹蕩蕩運玄樞兮紜氳轇轕萬化區兮五緯均布六氣敷兮燥潤以時品彙舒兮厥有不若神所羞兮維玆之旱職誰尤兮驕陽亢亢陰不逮兮烈氣蘊隆炎火稠兮如惔如焚灼以爇兮草焦木枯句芽閼兮源泉滲渴常流絶兮湖澤揚塵缾兮滅兮曠野千里土如赭兮銚鎒莫舉農不播兮田畯拊膺泣涕漣兮五種不成氓卒餓兮嗟后皇兮儼

高處椽化機兮覆下土佑正直兮閔無告氓昌亭
兮播茲咎藐居畀兮問無由顯蕤雲兮薄往愬余
使祝融以啓途兮命羲和而正輿升天衢之蕩蕩
兮鶩羣靈之衙衙扣太微以顧進兮閶闔閉而愁
予皇迺揆余之精誠兮命帝閽以闢扉跽瑤階以
敷衽兮竭余衷而敶詞曰雨暘之施化兮茲育物
之羨利潤不可使淫澇兮晅不可使亢熾均厥敘
以來備兮庶物以遂民安業以樂生兮皇迺亨其
禋祀胡今茲之降戾兮澤久閟而不下氣蝃蝀而
欝積兮彤雲赩其如火野蕭條其埃風兮山滌滌

而無翠嵯農稼之卒痒兮恐大命之近止圭璧卒
而靡愛兮愈昧昧以不悔豈皇靈之酷我兮由愆
虐之久貸苟生類之殄滅兮皇雖惠而曷逮顧及
今而吾澤兮尚孑遺之可蘇勅雨師以修職兮命
豐隆而先驅戒〻之皇以戢威兮執妖魃而顯誅施
靈澍之汪濊兮霈千里於須臾瘁者得以興兮槁
者得以濡嘉谷蕃以日滋兮稂莠盡鉏人多稌而
多黍兮爭鼓腹以歌謳菑沴不敢再作兮永終世
以康娛終余詞以告辭兮涕漣漣而交橫登飆車
以整轡兮指下土而回旋百神儼其齊會兮紛總

總以遵行臨箕尾以俯瞰兮雲渺渺兮東瀛

寶劍詞

寶劍出兮光煌煌人不敢識兮名千將雌雄離兮中夜鳴發而視之兮浮雲驚西山崔崔兮下有深潭中有老蛟兮牙角岑岑我欲斬之兮阻重波嗟嗟我刃短兮奈爾何嗟嗟我刃短兮奈爾何

贈鳴臯子詞

窮寰外兮出塵區願與子兮遨遊躡雲蹻兮駕飛龍日為輿兮霓為旌畧榑桑兮北轉凌扶桐兮西浮周流乎四方而下兮乃止乎緱山之巔桂樹森

森其羅列兮飛鶴下兮翩翩入璚闕而上紫閣兮王子見余而載怡飲余以飛泉之液兮羞余以玉圃之芝爲余奏玉簫兮聲要眇以飛揚羣仙集以擊節兮鳳鳥舞其蹌蹌湛愉樂兮未極倐騰駕兮復路歎妙聲兮不可聆瞋下土兮徒延佇

續天問 并序

昔者屈原既放彷徨山澤作爲天問之篇蓋託於問天以自紓其憂思感古之懷其事恠其理滴而其文特奇甚其志又可悲也故先儒亦不以其滴恠而斥之余嘗讀之喜其文而賞其志

未嘗不慨然以歎端居覽物逦益有所感發遂效其體作一篇凡造化之玄奧物理之叢襍斯文之興衰道術之邪正幽明禍福之故世道人心之變參錯繆盭可惑而可憂者皆舉以為問句而韻之而荒誕神怪與屈子之所已問者一無及焉總四十章而為韻者九十有二以其效天問而作題曰續天問云

問冥冥元化孰尸其功宇宙之變焉始焉終　誰信誰詘而四時成誰闔誰闢而晝夜行　太虛之大無外無際夫曰無外外而何所窮止有外則局無

外則無所係有無之極終焉所詣 函三之始萬有泯焉何馮馮混混而二儀分焉 闢焉而生闔焉而死何天地之大而有成毀 前之所終而後之始始終之變相尋無已幾闔幾闢而有此天地淸濁肇分上浮下凝何高而不傾而厚而不崩日月之麗孰敷列之山河之奠孰融結之 林林之生各全其天蜚走動植巨細紛綸孰搆其機而使之然 日行冬夏厥塗移焉何不恒其德而或卻或前 玄穹蕩蕩無方無所而三百六十孰量厥度 萬彙之森孰爲其宗祠經緯錯綜有衡

有從　圜包馳運機輪氣值何樞極之貫厥居有
恒　東南何缺西北何傾何覆載之大而不得其
全　何水有温而火無寒海潮盈虛孰吸孰噓
二曜代明靈德相遞何偏鬪薄飲而自眛其眸
無為之功必有其宰厥狀何肖厥居何在　曰道
曰器為一為二上下之分相去有幾　於皇明命
是為物則何羣生均禀而多慝寡淑　姚姒明德
上格旁播何父子昆弟獨梗其化　蕃凶之降寔
由人作何禹湯之仁而摯焦為虐　畀德之豐必
付其位何鄒魯之勤而卒以窮死　何厚於盜蹠

蹻寵樂何仇於仁顏非夭乎　儒明義理老尚玄
默西方之教泯然空寂何大道之一而羣言相角
孰真孰偽誰順誰逆　法象無二術數多岐倚蓋
鳥卵何說得之　僊夫養形制鍊精氣胡藐尒之
軀而敢竊天祕物化有終胡獨不死　浮屠明鬼
言闊而誕業報環回冥境孔彰果有之哉無亦荒
唐　何天道之正直而有時而錯謬未必禍善未
必福　武侯盡瘁興漢于蜀胡右彼僭猾而星精
遽隕　宋氏之顛飛也奮猷胡假壬以逞忠勇為
劉　三代之英繼踵比肩孔孟之後千五百載而

寥焉何聖賢之生踈數相懸　朱宗傳約陸纂簡
易何同師孔孟而旨歸殊致源同流異孰眞洙泗
茫茫大運何尾何首元會之說曷本曷究十二
之分今焉僅午何方中之候而遽尒晦暮　陵降
左右歷有明言而聖賢之沒果有不亡者存　擅
而肇辟冀而肇教何神聖之墟而遺風眇眇　卓
卓爾牧值麗之痡何羣賢蔚興而國以不扶　好
惡之倫今何繆錯煦拊鷙逆掊擊貞直　芝蘭何
瘁蕭艾何遂鸞鳳何逝鴟梟何厲　人心之蔽曷
其能廓天理之常曷其能復　志士傷時憂心慬

憧洧問乎天天胡無聞

吊混沌氏詞 誹作

嗚乎混沌爾之死矣吾誰與歸昔爾之存大樸未虧今爾之死太和其漓孰使爾而至此維儵忽之小兒學昔太初元化之兆朕兮函三未分而一體混成玄牝之神兮不敢命爾之霊槖籥之機兮不能賦爾之形形形兮色色死死兮生生自本兮自根超然獨立兮誰與朋參寥凝始兮趨下風溟涬滓芒兮敢弟兄莅中黃之正位兮握冲和之元精天門開闔兮一信一詘是我之息兮何入何出块

然太虛兮一氣充實我食之足兮何待餔餟賦萬
象兮鼓萬籟日月照兮風霆行我無爲而物自化
兮曾何事乎聰明彼何人斯大癡小黠欲報之德
反貽伊慼自南自北爰椎爰鑿爾竅之鬪爾質之
踣嗚呼混沌爾之死矣將尤誰玄靈兮爲爾慘黷
厚祇兮爲爾陵夷大化兮爲爾滅裂真宰兮爲爾
衰遲哀損目之蚩蚩兮將自此而殆而妖色眩耀
曷明不昧繁聲鍧聒有聰皆聵旨甘兮爽口芬薌
兮薰鼻外誘兮中馳情熾兮性壞文愈繁兮質滅
法彌彰兮姦起嗟機巧之既張兮諒日滋而月剝

世漸降於叔季兮人與人其相食嗚呼混沌爾之
死矣夫何為澆之不可復醇兮鑿之不可復醫鍊
石之巧兮不能補立極之勤兮無所施神無力兮
帝無功歷萬刼兮終無期賴一脉之未泯兮得均
賦於含靈能絶利而一源兮在收視而反聽存妙
境於希夷兮契至精於窈冥嗚呼混沌吾知爾之
未嘗死未嘗生

譴魈文

玄機稟鑰鼓洪鑪兮播形肖物散萬殊兮雷霆涵
澤生育敷兮曷產兇孽俾毒痡兮咨爾妖魈孰形

爾軀兮烈火為體𩑶髮膚兮袒身禿髑戴目盱兮
憑陵風飆迅走趨兮超越四海遍八區兮熵凶鼓
突隨噫噓兮錮塞天澤絕潤濡兮利其枯涸以自
腴兮咨爾妖魃曷丁此時兮天綱凋瘵放勛咨兮
滔天沃日山岳夷兮巢窟沉淪氓流尸兮盜壤于
誅橫支祁兮槀耜形勞忍恩慈兮爾行乎此孰爾
疵兮黃流渟滴瓠子隤兮鉅野既溢梁楚危兮人
民蕩析魚鱉馳兮公卿負薪海內疲兮宣房未塞
天子嘻兮爾行乎此孰爾魔兮幽幽庸蜀遯西陲
兮羣陰所互陽德微兮霧雨滛滛恒不晞兮蒙迷

雨曜歲功虧兮狺狺邑犬吠暘曦兮爾行乎此孰
爾違兮咨爾妖魃獨殃我氓兮後時逞悪誰使令
兮哀哀民命伏芸耕兮顒望滋澤遂生成兮輸供
租賦養孫孥兮曷仇乎爾肆兇獰兮熾其虐焰宇
宙頳兮油油之雲澤將行兮隳突揮霍散百靈兮
神龍狼狽師伯驚兮海瀆揚塵暵鯤鯨兮嗷嗷萬
族待煎烹兮咨爾妖魃詎逭天刑兮皇皇上帝聰
且明兮恤我籲號垂視聽兮蓐收秉鉞勅六丁兮
威靈燀赫走風霆兮奪爾之命殘爾形兮刳心臓
首隕幽圄兮妖氣永除二儀清兮元和溥暢霈澤

盈兮咨爾妖魃盍自懲兮湔滌舊惡革性情兮依
明言祥與為朋兮道迎甘澍洽屢生兮焦枯以穌
燠暍醒兮海裔天倪夐杳冥兮遐蹲遠集物莫攖
兮永得爾所安且寧兮咨爾妖魃逝莫停兮

懷同甫賦 并序

同甫陳氏宋之奇士有經濟之略不遇而死余
因讀宋史有懷為之賦焉

善乎古人之言曰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
忉忉夫經大者難理想遐者增勞緬懷伊人維宋
之豪何才之大何志之高詞源奮兮峽流決辯鋒

發兮風霆飛揚長劒以爲欻兮倚天外而遊嬉左旋拂乎扶桑兮右轉姑兮不周宇宙狹隘不足以容吾身兮將欲蹴鵬背而浚鰲頭嗟夫飛黃騄耳不與駑駘同牧鸞皇鸑鷟不與鷄鶩共食芻阜犖之瓌材豈能容於溷濁嗤之以爲狂兮斥之以爲癡有言而衆莫聞兮有志而衆莫知屈之使不伸兮抑之使不施吁嗟默默兮何夫子之不時也重曰已矣乎世幽昧而日下兮賢人隱以遯藏鳳鳥翽翽其遠引兮蛟龍閟其文章彼闒茸之顯揚乎何異夫螻蟻之得意孟軻老而不遇兮賈生徒爲

流涕自古人而皆然兮何況乎夫子之世古今逌
逴而逾邁兮高風邈其無鄰撫千載而一歎兮誰
知余懷之苦辛

秋霖賦

欵玄鈞之悠化兮陰氣溓而莫收雨澤溢而為沴
兮時茲屬乎清秋越春夏之告旱兮氣鬱悶而不
流陽亢極以用事兮殘陰屛而如拘濡澤閟而不
下兮萬植絕其膏油痡嘉穀之盡槁兮雖蓁艾而
莫遂農夫卬天而拊膺兮訢大命之近止庶密雲
之有作兮日杲杲而星嘒嘒涓滴而不可得兮遑

灼爛之立至意坎用之遂壙兮今何有此陰沴旣
無及於穌枯兮徒愆時而爲咎勢漫淫而不止兮
彌浹旬而愈涸霽雲靄以恒結兮類鴻濛之未剖
靁虩虩以動威兮挾狂電而並騖訝溟海之驟反
兮疑河漢之潛漏閱太陰之泄盡兮恐三光之長
幽鼃何爲而竈育兮鰌何爲而庭游懼廬湛而銜
沒兮仍攀陵乎崇丘望淸漢之泛溢兮懷大陸以
犇流魚龍游於陵阜兮見樹杪之行舟惝魂駴而
袖叛兮憂堪輿之翻浮歸蓬廬而靚處兮撫玄機
以潛思惟天地之運化兮行雨暘以均施獨潤不

可以化兮獨晅不可以滋循厥時以來備兮物以遂而民熙念上世之淳龥兮天徇物而無違胡伊今之不祥兮二儀均失其攸宜夏何爲而亢暵兮秋何爲而霪霤哀我民之孔囏兮遘茲辰之降害仰滃雲以顧霽兮天蒙蒙而愈晦覬神禹之旣遯兮民其魚而誰濟嗟余生之坎壈兮塊獨守此無澤豈身世之足恤兮憂天道之乖錯託蜚雲以道思兮庶黙通乎元極

雪賦 課作

何滕六之多技紛獨賦此竒質形融冶以隨化色

皎潔而可悅稟玄陰而不污秉凝閉以流澤振歲
功於已成膏萬根於既復信功用之孔盛奚貌態
之徒媚泝玄機之回薄察時行之攸始方窮冬之
栗烈屬天地之睽隔健上騰而不垂順下降而愈
伏氣閉塞以莫交陽潛蟄而陰頑源泉涸以絕流
爕谷凜而生寒坎有澤而不行爰凝結而為雪蓄
同雲以自釀驅微霰而先泄氣慘淡而日曀天窈
黝而晝冥騰河海之凜色動林埜之寒聲乍徘徊
以飛灑儀翕習而交集始浮散以彌漫忽明滅其
糅遝隨踈密於雲氣任疾徐於風力似殊勢而同

聚若先離而後合冒庭廡而委積穿簾戶以飄飄
飾千峯之嵒嶽粧萬林之榦條連原隰以一皓掩
江漢而同白亮化工之弄巧幻世界於頃刻目疑
遊於瑤圃身若寓乎玉界驚方質之已變幸圓象
之無改抱無邊之清景緬往事以長想穆倦遊於
哀歌郢寓名於佳唱欽貞操於朔窖慕幽興於山
陰壯懸瓠之樹績悴灞橋之行吟歎衛詩之愁慘
賞梁園之娛樂雪無心以皓然人隨地而異跡惟
乾道之變化運兩儀以錯行噓雨露而發養結霜
雪以堅成雖舒慘之異候固一氣而相須散往諜

以冥搜考休咎之徵符表陰沴於袤丈呈豐瑞於盈尺際千齡之昌運游嘉祥於三白忻遺螟之入地占麥秋之鼓腹竭荒陋以陳頌愧摛簡之才薄

次韻幽通賦 并序

班孟堅作幽通賦盖效屈子離騷其造語之奇奧託意之深遠非詞人之賦所能及也余少而喜讀焉既久益有所感漫爲次韻首舉性命之原次及古今世變中叙已志感慨乎世道之溷濁禍福之舛錯而終之以天定之常修身俟命之道焉命辭託物頗用其體盖欲自紓欝抑雖

蒙敎矇之誚不暇恤也其辭曰

於玄造之沕穆兮有自然之宰靈幹萬化以不遺兮靡形色與臭聲命斯人之㝡靈兮超品族之特京含明覺而不昧兮怨而號兮懽謠肇生養之竅鑿兮爰食粒而居廬羲文闢而道顯兮澤萬世以永濟德既衰而有爭兮干戈起為厲階仰虞皡之至治兮想勛華而長懷慨三后之不復兮悲盛化之日遠既醇漓而朴散兮紛道湮而德玷寖淪墊於冥穸兮何有寐而無寤諒大運之已衰兮徒萬象其彷彿咨吾生之不辰兮值皇道之淪墜憂夷

裔而蒙蔽兮仰三光而未察獨塊立而蠢居兮混
耎翹與爲對念皇天之均賦兮懼衷靈之終迷遂
奮志而自厲兮匪聖猷其曷綏帝在我而匪遠兮
奚神明之外祗惟無妄與無適兮竊服膺此遺戒
感馳景之遄戢兮盛年儵其難再勔有聞而亟行
兮喟虛徐其何俟知人一而已百兮固聖訓其昭
在勤孳孳以待斃兮庶大譽之幸寡過此往而不
息兮指聖塗而誰御既和理之實中兮盛榮貴以
華予騰藻采之孔陽兮何衆羨之叢已期推已以
周物兮全聖功之終始世幽險以側僻兮紛否榮

而減戮那奇袤而志得兮循繅度而身蹙蔿闒茸
於廊廟兮賢哲窮而野伏鴟巢梁而恣睢兮鳳在
笯而畏逼民好惡其孔舛兮求天道而焉得舉靡
漫而事化兮夫孰知其不可子余身之獨潔兮恐
不免夫世禍亮寸膠之澄河兮吾已知其無補欲
抑摽而求比兮誠不忍乎枉道思專直而獨行兮
奈苗悴而莠茂羌猶豫而莫蔽兮獨煩瞀其曷已
心凝注而不釋兮夢余游乎靈氾還神人而致敬
兮爰拱手而促趾遡人道之繆盭兮詰神化之玄
軏曰萬彙之職職兮率流出於二五人參三而最

貴兮異禽蟲與狼虎匪惠吉而逆凶兮類符契之
相耦然時命之不齊兮竆達殊於孔姬寖乖錯而
失常兮惡反祥而善災盖氣數之適然兮非天理
之不周諒天定之勝人兮寧此理之昧幽攷往蹟
以昭著兮又何待乎蓍龜文膺命以撫夏兮始幽
縶而愁謡孔棲遑而率野兮垂萬世之教條苟秉
德之不爽兮雖近塞而遠流固屯亨之相襲兮疇
有消而無息惟罔生之幸免兮累天道之本縮勉
自篤於為善兮神鑒下之無忒承靈訓而湯寤兮
忽自失其曩惑知無親而與善兮悟配命之求福

屈何煩於訊龜兮賈何勞於問鵩懿前聖之制行兮不于命而于誼惟是從而非違兮豈利趍而害避順在天而病巳兮靡外故之我累泝往古以遐觀兮挹賢達之風聲志不濫於紱冕兮操益固於柴荆由脫屣於南面兮葆冲真以不傾敖一視夫得喪兮憂令尹而匪榮克遺物以養恬兮斯達士之攸程能舍生而取義兮亦先覺之謨訓夷餓死而得仁兮尾流尸以存信雖夭閼於一時兮寔樹烈乎千載惟天地之浩浩兮閱萬古之遞代渺吾生之寓形兮甚海粟之麼微得中處而並立兮賴

靈竇之天開顧探術之孔約兮曰篤敬與忠信克勤行而敬守兮終可達乎道真不失常於遇變兮能制權而合經期崇廣之合德兮允大人之踐形景前修而難作兮託遺篇以抒情系曰乾元播物正性命兮復初盡倫其惟聖兮君子之道出與處兮不失其誼斯世表兮理為道體義其用兮昧此則物物孰痛兮明明我性超空色兮庶全其天游聖域兮

氷賦 課作

天生五材變化難推金爍則流木爇而灰曰惟茲

氷至陰所凝水之自出而變其質自虛而實化柔爲剛乾坎之象著于義經外化內貞君子之德時凝時釋達者之則處污不染貞士以之融形返本至人似之德全功備利用斯博聖人取之以資化育時藏時發有室有官祭而共鑑喪而設槃二氣以調萬物以濟夏造惟幻冬無爲沴易戒履霜詩配臨深謹微早辨涉危操心葉公受命以濯內熱王霸詭對果符天隲揚山難倚夏虫足嗤壺丿高風吾願同歸

雷賦 課作

巍巍大鈞官府天地低昂六極闔闢二氣揉萬化
於掌握鼓生成之羨利吹噓而寒燠變噫呵而風
雲起彼闐闠之轟震誰謠樂而勸是緬感霆以興
感聊玄覽乎時義粵若玄冬閉塞二儀不遂騰氣
下墜垂精上收剛陽潛蟄九地深幽類伏火之未
然戢烈歛於寒灰七日之復冥關乍開四陽之月
機緘始壯攄蓄怒而奮迅劃頑陰以振盪發自地
軸輾于天衢此則雷之行藏也氣機一動物隨以
舒驚羣蟄以破坏暢潛荄而甲拆挾烈缺以成勢
貧雨師而修職生而長而鼓之舞之餘威所及百

邪離披磔垂龍於重淵殲妖魅於陰窟犯其鋒者莫不焦爛觸其鋒者皆為靡滅太山之大碎為微塵金鐵之剛融為漚沫此則雷之功用也行不測之威怒寓無形之賞罰衛正扶善懲邪戒惡暴君慢天命隕從獸姦黨誣正碑轘元祐鑑匹婦之衘寃齊臺隕傾讒戚豎之專橫漢寢震驚遂使頑嚚破膽亂賊屏氣鬱抑者知所顧愬強梁者不敢恣肆雖未必物物遍及亦可使人人自懼惡念既懲善端漸露此則雷之威神也若乃阿香推轂謝仙煬炬神斤斲輪鬼手搥鼓銅斧石楔之異火旛紛

篆之屬雖茫昧而不經亦流傳於載籍蓋神化之無窮故靈恠之難測吾觀夫鴻鑪橐鑰造化多方有正有邪有變有常彼風雨之流行與霜雪之凝沍物賴之以生成均至教之攸寓於德為常於氣為正去一於斯歲功其病霧昏雹㬥虹蜺淫僻蒙逆太清夭閼萬彙引凶召亂為沴為咎蓋彼固不可或無而此固不可或有者也若雷者天地之威怒陰陽之奮激四時從其開闔萬物隨而出入恩威兼濟殺活並行聞其聲者栗然戒懼感其氣者蠢然發生功用之大神靈之盛王者之所崇祀聖

人之所嚴敬豈不偉哉若夫愆時爽節褻威損物冬或洩氣春靡振蟄迺人事之感召豈神功之外感宜后辟之觀省勗警闕而飭德施雄斷以制事戒暴怒而蓄威則天人之道合而位育之化熙矣不亦休哉系曰泰初之倚挂勇矣而失之傲玄德之失著謙矣而疑於怯傲則非夫子必變之敬心怯則無大易執咎之定力法其疾而取遷善改過之益戒其同而免徇人苟合之譏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蛙鳴賦

仙夏之月霪霖浹旬潢潦氾濫后土沉湮默所予
屛居于西郭之委巷環堵之宮翳于蓬藋連以幽
藪帶以汙瀆與苴·薈蔚泥濘漠漠羣蛙據焉爲其
窟宅生育繁息厥麗不億乘時得意呼吸自嬉命
儔引類張頷樹頤齊聲合響若訌若爭閤閤殷殷
靡晦靡明盖似夫萬户之聚梁齊之都轂擊肩摩
喧闐乎九衢又如昆陽之戰涿鹿之師鼓譟轟天
車騰馬馳盖默所予方避喧習靜自適乎牢騷閴
寂之域卒然聞此形神不攝視聽煩惑絃歌中輟
佔畢廢閣瞑不安榻坐不怗席若狂若酲瞀亂陫

側方將命蟈氏勅健僕試洒灰之方兼蕘挾之策
悉羣醜以蠘殄靡易種以遺育去所憎於耳目然
后得以媮快事固有不如意者獨沉吟而永喟容
有過而哂者曰甚矣子之惑也蓋未通乎人理之
變與夫物性之適者也芒蕩大包萬類並生稟形
受氣天機自鳴各率其性而宣其情非以供乎吾
人之瞻聆等是人也好惡亦殊彼咸池九韶之要
妙猶見非於墨氏之徒子安能使蠢動之影聲形
之繁舉以充子之娛樂彼又安能易已之性枉已
之天惟以悅子之耳目且夫最竊之族衿裾之列

心聲所發可惡非一子胡不察蛙黽是誅略擧梗槩可推其餘道烏乎隱釁言滋起譯僞亂真飾似混是祗園之教纓下之辯百氏競馳番薪浪卷簧鼓宇宙眩亂黝聖蛙有是哉乃蠡乃賊神祖聖伏大雅委地妖音促響街謠售異雕鏤月露噌嘈飛走窃華屏實傳謌聾陋嘲啾聒亂正聲以數蛙有是哉乃蠱乃蠹讒人罔極緝緝翩翩謠諑是工敗類戕賢顛倒正邪變亂是非文姦濟惡以逞其私止棘之蠅詩人所疾蛙有是哉乃鬼乃蜮凡茲數者亂之源而僞之的大足以混諸道術小足以覆

敗家國仁人志士痛心切骨思欲拔本塞源已其
禍亂而不可得者也若蛙者陰陽賦其氣造化成
其質生於泥淖處於汙澤跳梁乎井榦之上入休
乎缺甃之隙自在而呴[illegible]和互荅無求於人不許
於物縱喧閙之可厭亦何異夫吾人之吁呼而讙
譊蓋物我之一致各自安其所而樂其適在昔達
者知魚之樂亦有先正若張朱氏喜驢鳴而愜心
聞蟬聲而醒耳樂吾之樂而與物同蓋默通乎至
理今子本身而異物滯根而厭塵不知夫天籟之
均寓通塞之同源必欲殄天物而逞吾志無乃藂

於理丐傷於仁者耶抑且翫細娛而遺大患除小惱而恬巨害徒知惡蛙鳴之鬧吾耳不念夫大蛙大鬧之爲可惡之大者類之不充何其昧耶言未卒默所子矍然意下形慹神癡嗒然無語穆然深思

三寅劒賦 幷序

余偶得三寅短鈹盖鑄於寅年月日者也世傳三寅之劒能辟除不祥余故愛而服之爲賦以賁之

我有寶劒成於三寅長未滿尺晶光燁然夫寅者

三陽之會四氣之元陽剛而明元首而萬物所資始其德則仁十二之屬寔為虎馬奮其威猛百獸所君孽狐野犴麋之一齱維歲月日萃于茲限鍛鍾其精而全其神故其為用也攝魔驅邪揮霍妖昏魑魅猖狂莫敢近旃亦可光芒六合衛身攘姦妖要亂領翦若芟營善藏時用前無堅頑然則是器也道人御之則為金剛之寶真武之佐旌陽洞賓腦後之丸忠臣請之則為尚方之斬馬而佞孽膽寒烈士奮之則為荆飛之擒蛟而長江戢瀾寧為土中之龍淵衝紫氣於星躔下顧與鉛刀爭鋒

覲俗子之見珍遂踊之口元陽勝邪蒼精之劒朝夕服之未嘗離身

吊箕子賦次姜編修韻并序

屈宋之後世無騷班張之後世無賦一明興李何諸子迺始彬彬振古而閎衍巨麗之體猶未大備至盧次便王元美出而後騷賦頓復舊觀不佞嘗讀而豔之竊意中華之大必有繼而作者顧海外僻遠未之聞也玆者伏蒙正使大人出示吊箕子賦一篇無論詞旨醇篤足以闡仁聖之微意其奇文奧語錯落臚列雖王盧復作

殆欲瞠乎下風吁亦壯矣不佞敢啓寡聞才具
凡近不足以追攀步驟顧唱酬之禮不敢闕焉
謹依韻和呈以請斤教撫掌之笑有不敢避其
辭曰
藐台濩落于寰中兮悵介特而無侶緬往喆之逸
軌兮思矯翼而偕舉歷九州而想其人兮羞余肴
兮醨余醑慨絶響之久湮兮誰執信予而和安經
浿陽之舊墟兮竊慕元聖之遺緖陟降之不可知
兮慭帝居兮共天語宇宙既均式于大法兮矧玆
夫子之攸處溯流風之眇邈兮中鬱曲而齟齬音

夫子信修而服義兮秉烈祖之淵心集芳潔以紉佩兮操道術而為之琛欲薦羞于宗祊兮顧獨遭世之昏濫皇天之不純命兮獨夫不改其梟音背周道之孔夷兮遵九折之崎嶔芟蘭蕙以蘊崇兮植叢棘之林林天乙之克享天兮帝眷命之日深繼賢聖之六七兮而商祚式至于今鑑非遠而在夏兮胡今人之莫之艾妹也之為妖為蠱兮曾不痦兹之凶害輪摧而輿仆兮覆樂出乎是途既無戒於顛越兮又冥行而疾驅脯為林而酒為池兮千人飲而萬人呼咨親訓之與格人兮舉痗心而殷

忏謨言之孔許兮君反以為㤶誣彼小師之詃語兮夫豈罔念乎嬰誅哀邦命之綴綴兮譬顉晷之廹桑榆豈余躬之足卹兮君瘵遍乎自虞王子之出廸兮譖余詔之中孚相顛木之有蘖兮無寧愈勝乎萎枯胃余心之惓惓兮將舍此而焉徂矣既集命于西鄰兮日觀兵以東闚夫孰遠薰而即蕕兮況吐飴而茹荼膏肓之不可為兮又何賴於俞盧余寧蒙難而降志兮甘自淪於卑汚獨泯默以況痡兮背膂胖若齟齬衆蚤蚤而朋淫兮疇復察余之危苦屬明神以聽直兮指皇天與后土諒天

廢之不可支兮聊以自獻于吾祖仁人胥以流亡兮余有志其誰輔函背其上而不辭兮孰清澈其否臧固臣罪之當戮兮寧止乎臣下之不匡欲西師之逾河兮哀殷命之不長彼膚敏之濟濟兮爭祼將于新王顧余忱之不可化兮恒耿著乎衷腸食薇之太隘兮所不忍乎牢羊唯九疇之大範兮道無間於禹湯牖斯民於萬代兮匪余獨詔于周邦聊申申以數告兮謇身抑而道揚並彜繇以表裡兮予蓋言之已詳闡彝倫而寥若兮天其以予為不祥西伯既已沒兮世無人其我知鷹揚之非我

伍兮王馬又非余所斯贍四海以慼處兮獨薵邑
而宴之眷東表之有土兮非職方之攸尸余既有
成言於王子兮詎令日而狐疑詰人之遂志兮夫
豈一槩乎趦捨知不可以我縶兮孰此行之可已
遐哉東海之洋洋兮戒余轄以即路夷之陋尚可
居兮信吾德之貞固布八條之優優兮漸摩以哲
王之軌度氓欣欣於振德兮載色笑而匪怒混殊
俗以堤鬳兮嗟余行之踽踽商丘邈其離絕兮千
與梅兮鬼為伍悵殷墟之麥秀兮獨忍淚而增傷
諒天命之有廢興兮又何恨狡童之披猖東民之

函聖化兮易介鱗以衣裳飫忠信而服禮義兮遵
正路而倘徉啓我蒙而導我迷兮又能已我之癲
狂滌羶而辟螻兮爰熏襲乎芬芳去橧巢與穴窟
兮俾我寧處乎堂房君師而父毋兮澤遠而道光
距今茲幾千祀兮儼祠廟之孔陽瞻墓門之松栢
兮豈蕘牧之或戕綿血食於海外兮足以延續乎
殷商嗟人世之迫隘兮竟同歸於枯髏本非榮於
尊顯兮又奚辱於牢痐夫惟致命而善道兮蘉志
士之攸求湯文之明德兮尚不免乎幽囚士有志
而直遂兮涂有轍而共由求仁得仁而何怨兮樂

天知命而不憂讀明夷而諷軼詩兮渙余淚之橫
流天既奪鑑於頑嚚兮彼廉秉又何尤有翰林之
主人兮紛獨慕此姱修鳴韺韶之要眇兮息謠哇
之嘲哳泯詞源而沿泝兮窮藝圃以騖蹊嶮 帝
命而使東藩兮慂王節之矗矗訪遺風於故都兮
感天道之培覆姬何為而蔫祐兮子何為而降戮
顧仁聖之秉義兮矢靡訕於臣僕生既不憚於狴
犴兮沒亦匪顧乎汗竹並埋聲而殲跡兮長自屏
於荒服道不窮於喪亡兮志愈慤貞於危處摛昌辭
而吊古兮撫千載猶隅宿夫子之神儼若在兮洋

洋乎上下與四方左微干而右墨台兮聊相於兮
不永傷安得乘雲而御風兮出八荒兮窮眇茫肅
羣聖之精靈兮訪三統之興亡樂浪之山兮峙巖
巖樂浪之水兮流洸洸莽蒼兮丘井之墟嵽嵲兮
衣冠之藏士不媠於絃誦兮氓樂業於耕桑聖人
之化與天通兮諒彌久而彌章湯武兮同一聖殷
周兮同一王烝民兮同一性四海兮同一鄉三代
之所以直道兮知與能兮皆良縱敵邦之處僻兮
豈民德之或凉顧君子之莫我違兮毋遽趣乎歸
䝉仰聖範而極研兮延俊髦以佃翔抒雲夢之巨

麗兮騰茂實於詞場鋪張華夏之文明兮衣被於偏荒挹鴻藻而三復兮覩光色之淵蒼擬蕙華而並羨兮長榮菀於都房亂曰握瑜兮懷瑾天方曠兮謂何靡君兮不可昭雖願忠兮可邪隳余飾兮辱余身心斷斷兮無他離離兮禾黍鬱鬱兮邦畿違故國兮適殊方魂有招兮無歸亳社兮旣亡宗周㓕兮疇依耿此心兮獨不死千秋萬歲兮無是非

鴟得腐鼠嚇鵷鶵賦

鷙鳥之屬厥有鳶鴟攫拏而食盤天而嬉謝雕鶚

之直上混烏鵶以委蛇耽尸陁之棄胔掠溝渠之殘骴於焉有得惟鼠之腐虫蛆所蝕蠅蚋所聚爛皮滯毛臭膓滿肚啣之而飛致于其所遂欣然自語曰我雖有介不利於殺我雖有喙不利於决窟兎之狡我不能搏澤雉之悍我不能攫徒自勤於戾天諒無救於朝飢固一飽之有數今何幸而獲斯彼摯鵬之神鷹與噉龍之金鵄雖自誇其雄快吾又無心於羡伊甘哉鼠乎爾膏爾脂於是乎有鳥至止燦燦羽毛色備五釆祥開九苞是謂鵷鶵鳳凰之曺竦翮而逝引吭而歸鵷乃見之戴鶩戴

疑是何鳥也䟽然其儀得無忝顧於我鼠將欲奪
而取之顧我亦有夫觜距又安能甘為爾雌張其
羽翼奮其頭角怒目疾視呀然而嚇殊不知鵷鶵
生於昆丘之阿長於丹山之穴遨遊乎寥廓之上
栖息乎清虛之域青鸞朱鳳兮為其儔侶黃鵠白
鶴兮是其奴僕含元和以內充沐沆瀣以外澤朝
食琅玕之實夕飲醴泉之液雖有入篋之薦九牢
之具舉以咸英脩以韶濩類爰居之眩視曾不為
之一顧矧伊腐鼠何物穢惡遭此橫逆非意所及
爰矯翼以增舉獨懷慚而銜恧希有鳥過之而謂

曰嗟来鶺鴒吾将語汝物之榮辱係其所處相彼滄浪清濁自取爾之生矣于彼仙區氛濁不到清凈是都汝若乗氣而遊擇地而趨高飛兮遠集與仙靈兮爲徒彼鴟之咮惡得加諸今汝行乎烟火之墟入乎垢污之宅随燕雀而周旋冒塵埃而出入彼鴟視之猶其匹敵疑汝之分其所嗜恐汝之奪其所欲猜防之至其勢則然汝實取之彼何過焉往者莫追来今愼旃鶺鴒聞之愁然自恫一擧千里海濶天空而鴟也食鼠而飽傲然自得乎藩墻之間糞壤之中

鳥嶺賦 以作巡錄

嗟茲嶺之峻極兮擅雄勝於東域勢磅礴以橫亘兮隔風氣於南北月岳助其遠勢兮主屹爲其頭角控羣山之環擁兮若衆輻之輳轂列嵒崮之攢蹙兮分洞壑之谺坼緣人跡於鳥道兮架危棧於山脊信天險之無敵兮奚百二之足誇緬厥初之開鑿兮想神鬼之揮呵當雲壁之未破兮雖大禹其蹉跎人烟絶而不通兮日月爲之蔽遮幸天斧之一運兮役巨靈與夸娥鑿萬重之崇嶺兮開一線之羊腸通風日於別區兮接輪蹄於夷程非神

功之所設兮孰人力之敢營嶸𡾊嶺之峻極兮歷
萬古以崢嶸雖開闢之已久兮豈險巇之盡平泉
行旅之冒險兮幾車摧而馬僵愁征夫於絶磴兮
泣行商於危蹊既畏途之難躋兮又豺虎之逼人
苦行役之間關兮長掩淚而摧顏縱南土之可樂
兮羌不如乎早還粤吾生之喜遊兮慕子長之遺
塵聞南州之佳勝兮思壯懷之一伸遷蓬日而戒
裝兮遵修路之漫漫凌清漢之洪波兮歷原陸之
綿延届茲嶺而載踰兮循峻塗之嶔崎深林鬱以
窈冥兮木森森而樛枝日晻昧而不明兮悲風颯

以吹衣山鬼聚以嘯蹄兮鳥悲鳴而求雌悍硃崖
之鬪石兮聽飛瀑之奔雷松柏摧以顛倒兮石橫
棧而崔嵬叱余馭以遄驅兮馬凌兢而不前僕夫
眷以零涕兮余亦為之悽然抽長劍以忼慨兮悟
行路之誠難幸余轅之不踣兮卒免脫於險巇念
向來之經營兮若初拯於塗炭瞻雲嶠之迢遰兮
起長思以增歎嗟茲嶺之峻極兮閱幾代之紛爭
孰封關於請丸兮疇制敵於建瓴儘泯泯而莫記
兮同蠛蠓之就滅偉　聖朝之受命兮撫三韓於
房闥施仁澤以囿民兮陋山谿之匡國繼　列聖

之熙洽兮登太平於二百何恬嬉之名冠兮致控
夷之肆毒痛驕將之失策兮委天險於剚敵竟橫
潰之莫遏兮血百萬於兇殘撫往事而切齒兮猶
帶憤於江山賴天心之悔禍兮得壃埸之再完無
關防之譏呵兮有徒旅之安閑繄山河之形勝兮
本無賴於興亡不在險而在德兮信斯戒之孔彰
若蜀劍與趙陘兮暨崤函之控扼豈險阻之不足
兮紛幾喪而幾得苟人和之旣得兮卽平地而長
城顧區區之一險兮曾何為其重輕吾君赫其耀
德兮躋至治於軒虞願敷袵於帝閽兮起五丁於

黃壚兮茲嶺而遠曆兮夷重阨爲坦途遮廢𡢕阻之
悉平兮人不患乎顛仆保民喦以爲固兮絕邉警
於終古恐茲忱之莫遂兮溯長風而獨賦

萬曆丙午歲外舅仙源公在商嶺任所余從
京城往省之路出鳥嶺壯其形勝遂爲賦之
時余方弱冠讀騷選諸作盖有意於古詞賦
而未能成章也中年嘗發憤悉焚少時所作
此稿亦墮辭攸中已不記其歲月矣今日偶
於故紙堆中得兒子寫本不知渠何從得之
也因爲一閱詞多䟽蕪固不足與議於作者

之畜籬然往往亦有一二語近似者乃知鈍
拙當爾時已自略知蹊徑而為之不力到老
無成此為深可恨也遂重錄其藁稍刪定數
語以示子姪輩云崇禎丙子孟秋谿谷識

谿谷先生集卷之一

谿谷先生集卷之二

表箋 附状二十三首

登極頒詔謝恩表

寶位尊臨盛德光被於率普綸音誕降殊恩逈出於尋常懽抃既深感戴彌切伏念臣猥以庸陋叨守藩封承先人之緒餘恪遵侯度荷 列聖之覆燾幸保宗祧茲當履端之吕辰益霑柔遠之渥澤敷大號之渙汗錫以筐篚之珍為小邦之創殘念及饑饉之費榮超恒例事絶前聞茲盖伏遇曆數在躬聰明作后陽開陰闔治已著於維新日照春

噓化自覃於無外遂令鰈域亦蒙鴻私臣敢不萬
折趨東一心拱北策礪駑鈍庶盡屏翰之忠憑仗
威靈冀收桑榆之效

冊立皇后頒詔謝恩表

坤儀配極位已正於中闈渙綍宣綸恩忽覃於下
國榮光所及感戴惟均伏念臣猥以庸駑叨守藩
翰天生地育仰賴父母之深仁子孝臣忠敢墜秉
執之常性屬茲縟禮之舉與蒙溫詔之頒寵渥無
前威顏孔邇茲盖伏遇懋昭大德誕受多邦修齊
治亞之要本之心術禮樂刑政之用著於施爲遂

令荒僻之區獲睹休嘉之典敢不益慎侯度永荷
皇靈遵箕範之九疇庶保基業慕華封之三祝弟
萬忱誠

降勑奬諭謝恩表

乾坤育物品彙悉囿於生成雨露垂恩絲綸載覃
於遐僻無能稱塞只自兢惶伏念臣猥守藩維新
經喪亂蠻夷猾夏未伸敵愾之忱玉帛朝天敢稽
述職之禮恒懼罪戾之難逭豈意榮褒之荐加紫
泥芝函親承十行之札精鏐文錦何啻百朋之珎
實出殊私曾非始望茲蓋伏遇夙夜基命清明在

躬推一視之仁遍覆率土恢九伐之略擬掃妖氛
優容小邦策勵微效敢不竭其駑劣奉以周旋疆
埸甫完後圖敢緩於征繕父母孔邇寸心長切於
瞻依

万物表

天眷無前曲荷殊渥土宜不腆敢將下誠右件物
等品非珍奇產從荒遠聊伸芹曝之獻豈合府庫
之充

皇子誕生頒詔勑謝恩表

天命賁若草木既蔫枯於元良王言出如絲綸遂

覃恩於踈逖所感交切悚愧彌深伏念臣猥將庸
資叨守藩服瞻依洪造比仰哺之嬰孩罄竭微衷
類傾陽之葵藿曲蒙覆燾並免淪亡屬燕震索之
呈祥爰有渙汗之孚號謂小邦罔愆於侯度特賜
褒嘉知殫力已盡於兵荒欲省浮費錫賚豊腆分
府庫之藏珍詔諭丁寧付梯航之迴使顧惟皇華
之冊寢竊恐盛典之或虧萬里謳歌未入咨詢之
采三韓耋艾揔孫延企之情乃羣下缺望固宜然
聖上軫念則至茲蓋伏遇誕膺景運丕振皇靈海
潤星暉綿祚胤於昌熾春噓日照囿率普於生成

故令敵封亦荷優渥敢不益加策勵祗奉榮光犬
馬之忱豈爲艱危而少替桑榆之效庶期晚暮之
獲收

方物表

承天之寵異數荐加任土所宜微誠是效右件物
等名雖至尠製造非精曷稱包茅之供聊伸食芹
之獻

發銀貿硝謝恩表

小醜稽誅方勤詰戎之策隆恩垂恤誕降禦敵之
需感戴之深慙懼無至伏念臣薄劣無肖綿弱僅

存喪亂甫經綢繆敢忘於陰雨父母孔邇疾痛輒
煩於呼籲豈料發帑之頒遂因貿硝之請仁推博
施特弛禁防之嚴義取同仇仍責牽制之效榮超
恒例事光先朝兹蓋伏遇 皇帝陛下王道平平
皇靈赫赫揮天戈以伐叛一掃烟塵分利器而及
人遍濟遐遜故令敝服游蒙殊私臣敢不銘骨圖
酬嘗膽思奮桑榆雖晩或奮垂翅之餘葵藿何知
不改傾陽之性

方物表

利用禦寇既頒飛礮之資享必多儀敢闕執壤之

禮右件物等產從荒僻品非珍奇聊申芹曝之誠
豈稱筐篚之實

符驗補賜謝恩表

守先業之緒餘自傷舊物之失墜軫皇情之矜恕
猗蒙新貺之榮光虞愧交幷兢惶罔措伏念臣猥
將庸陋忝蒞藩維惟艱危顛沛之備嘗僅免淪滅
顧朝宗聘享之有事獲輸忱誠稽玆符驗之降頒
本為使价之節信曾流傳於久遠忽漂沒於風濤
敢瀆宸嚴即許補賜迎來送往益愜撫綏之規航
海梯山豈憂譏訶之禁恩隆前代寵絕多方玆蓋

伭遇 皇帝陛下子惠仁敦包容量廓天生地育囿萬彙於陶甄大畏小懷混六合為房闥遂令遐逖亦被殊私臣敢不永戴王靈彌虔候度桑榆雖晩蕆寸效之或攸葵藿傾陽庶素性之靡奪

方物表

天眷有加秪增惶感土宜雖薄聊伸謝忱右件物等製造非精名般亦尠冀恢藏納之度俯收塵露之微

冬至賀表

一陽生於子中天心不改九疇會於皇極帝德罔

慭凡在照臨羣同欣戴欽惟首出庶物誕受多方篤恭而平協體信達順之理至仁所及盡財成輔相之宜玆當剛反之辰益膺福綏之慶伏念臣猥以庸品叨守敝藩江漢朝宗纔徹忱而勿替乾坤高厚祝聖壽於無疆

方物表

日當南至寶曆頒於明堂星拱北辰玉帛輸於巍闕右件物等名般不腆製造匪精聊充任土之宜豈合旅庭之實

准封頒勑賀箋

聖人首出庶物聿啓中興天子命爲諸侯誕降隆典臣民胥慶遐邇同歡恭惟 主上殿下德協乾坤時當鼎革撥亂世而反正再叙彝倫承慈旨以告成有光烈祖遂蒙紫泥之勑仍踈青社之封伏念臣幸際昌時恭聞盛事方州迹滯謾切狗馬之誠魏闕心懸遥伸燕雀之賀

又 慈殿

惟聖盡倫旣復國養之盛自天有命快覩封典之頌慶洽三宮懽騰八域恭惟 大王大妃殿下徽音克嗣慈教靡愆遭變故之無前衛寃大隧頹綱

常之不墜正位長秋遂定策於神孫仍准請於皇
上伏念臣猥以庸品獲聞洪休官守所拘未奉東
朝之賀頌祝徒切遥伸中嶽之呼

又中殿

坤元配經咸仰陰教之潜孚渙號宣恩快覲盛典
之端降歡均八域喜溢三宮恭惟 中宮殿下徽
柔成性塞淵秉心邑姜同德曾見稱於興周皇英
貧謨實有賴於成舜兹膺縟禮益迓休祥伏念臣
迹滯郊圻心懸殿陛手舞足蹈莫罄欣忭之微誠
天清地寧永荷發育之洪造

會盟後頒敎錫物賜宴兩功臣謝箋

託鱗翼以成事猥霑記功之恩申帶礪之盟書更承錫宴之寵禮數優異慙懼彌深伏念臣等品在下中能乏尺寸忘身殉國雖素得於秉執之常藏器待時本不急於功名之際屬丁彛倫之墜地繼有兇孽之滔天盖事出非常大策悉禀於 慈殿而師懸無戰捷書僅報於 行宮默祐賴 宗社之靈成筭奉廟堂之授設令奔走有效皆是職分當爲豈料懋賞之典偏加罔功之身宣 德音於絲綸像形容以繪素父子弟姪舉蒙被於疏榮天

地神祇實鑑臨於昭告既須便蕃之賚因賜燕衎之懽千載風雲自幸遭逢之盛一堂魚水何曾徵角之和浹髓而淪肌醉酒而飽德龍光至此駑考何堪茲蓋伏遇　主上殿下克享天心誕修人紀奮大義而定內難重光　祖宗殲巨猾而撫中興再安方域推功歸下與國咸休遂令無狀之微臣獲覩不世之盛事臣等敢不銜恩圖報盡已爲忠元首股肱永念一體相須之分義多男壽富共祝萬世無疆之吉祥

己巳正朝　王世子上賀箋

歲律更始三陽建於元正君道履端五福歸其有
極愛戴之至欣抃彌深恭惟 主上殿下止慈止
仁如天如日高明博厚參兩儀而成能生長收藏
撫四時以育物茲逢令節克迓洪休伏念臣祇承
訓詞猥忝儲副瞻霄漢而拜舞率先百寮奉宮庭
之歡愉長期億載

頒詔勑後　王世子上賀箋

一人有慶既叶震夙之祥四海同歡爰荷便蕃之
寵瞻聆所暨蹈舞惟均恭惟 主上殿下至誠格
天大德得位侯度罔缺著義聲於箕封皇情荐加

齊禮數於內服屬當休嘉之會誕承恩命之須伏念臣猥將庸資獲睹盛事陪嵩呼之列率先百僚馨華祝之忱永介諸福

誕日賀箋 罷牧時

天地訢合載回降 聖之期休祥沓臻誕叶祝堯之願照臨所暨懽忭惟均恭惟 主上殿下曆數在躬潛見體道撥亂反正功光乎 祖宗布德施仁化洽乎黎庶茲當令節益膺純禧伏念臣得罪淸朝分憂劇郡奉韓愈謝上之表敢作諛辭懷汲黯補闕之誠第切深戀

冬至賀箋 羅牧時

一陽初動幸回剛反之辰萬福攸同方膺大來之慶重霄瑞色八域歡聲恭惟 主上殿下德爲聖人功光烈祖奮發大義彞倫敍而邦命新秉執至公舉措當而人心服茲丁添線之候誕撫熙續之休伏念臣身離闕庭跡滯湖海桑榆雖晩豈無收效之期葵藿未枯尚存傾陽之性

正朝賀箋 羅牧時

三陽當地是爲一歲之元萬福自天爰叶孳生之願凡在遠邇實同懽忻恭惟 主上殿下與物皆

春以身體道邦域之內悉洽于湛恩舉錯之間動遵于皇極茲當履端之候益闡交泰之休伏念臣離違闕庭滯留湖海紫宸鳴玉雖阻鵷鷺之班黃堂爇香自伸犬馬之悃

皇太子冊封頒詔勅後賀箋 羅牧時

一人元良既舉稷盛之禮萬方同慶仍荷寵綏之恩凡在幅員悉均忻忭恭惟

天夫德得位奉 皇靈之密邇威顏不違錫康侯之便蕃異數無比茲當匕鬯之有主又承絲綸之誕頒伏念臣幸際昌辰獲覩隆典手足舞蹈未參

鵷鷺之班文字形容略伸燕雀之賀

壽親宴時 賜樂宣醞 賜物謝箋

太和薰為壽域獲遂娛老之微忱 洪恩盎若春暉更蒙 錫類之異數榮生觀聽感結心肝伏念臣等幸際 昌辰各有偏母年籌漸積不勝喜懼之情祿養粗豐欲奉懽笑之色集私貲而治具借公廨以開筵何幸徽 聞於 宸嚴有此殊尤之寵渥法部仙樂兼雜劇而並呈 天廚上尊與高品而偕降況茲雪綿之 賜端為煖老之資一堂榮光百年盛事克舉 先朝之舊典永為 熙代

之美談玆盖伏遇 主上殿下仁兼舜文 行踐
曾閔 承顔長樂冠至德於百王 錫爵高年養
歡心於一國 推其餘緒霑及蚩氓臣等敢不頂
戴恩私罔勵悃愊生三事一自是性分之當然
移孝爲忠庶盡生平之所學

冬至 王世子賀箋

陰陽之運往必復可見天心位育之化久則徵寔
協皇極亨嘉之會福慶攸同恭惟 主上殿下德
齊舜文功兼湯武財成輔相博濟乎羣生仁信孝
慈各止於至善玆當履長之候益迓鼎盛之休伏

念臣猥以庸資叨居儲貳愛敬一念禮自殫於晨昏壽考萬年誠彌切於禱祝

誕日　王世子賀箋

聖人作而萬物覩辰回誕彌皇極建而五福令頌叶昌熾受戴之至忻忭采深恭惟　主上殿下蕩蕩無名存存成性躬親庶政不弛宵旰之勞子惠延民式均生始之化茲當慶節益擁純禧伏念臣猥以庸資祗奉明訓先百寮而獻賀第勤嵩呼仰三靈之降祥倍申華祝

正朝　王世子賀箋

三元冠四序之運天地回春一德為五福之基神人叶慶照臨所暨懽忭惟均恭惟 主上殿下睿智聰明剛健純粹體信達順致中和之極功發政施仁全位育之能事玆當履端之節益迓申命之休伏念臣祗奉訓辭猥忝儲貳倏龍樓之凝邃喜近日月之光先鷺班之趨蹌敬獻升恒之祝

冬至賀 皇太子箋

兩儀盈虛聿届七日之復重明照燭咸仰貳極之尊凡厥含生孰不延頸恭惟 皇太子殿下仁孝成性睿智出天索震祥呈早正元良之位承乾義

重巳協萬邦之貞屬玆陽回彌增福履伏念臣職
忝藩翰身際亨嘉路絶蓬萊未陪鵷鷺之列神馳
玄圃但祝龜鶴之齡

方物箋

微陽應律式陳亞歲之儀薄海輸琛咸仰前星之
耀右件物等產從荒僻品非珍奇聊殫葵藿之誠
竊效菁茅之貢

正朝賀方伯狀 代人作

三陽屆候聿睹攝提之貞一路觀風咸仰福星之
耀家騰善頌戶溢歡謠伏惟巡相閤下器璵璠

材推杞梓王巒根本旣專按廉之權使節旬宣大著澄清之化玆當令節益迓休祥伏念臣猥以迂踈叨玆繁劇戴蛢蠓之曲庇幸得依歸瞻綦戴之近臨第伸馳賀

教書 附批答十首

王太妣下教

昭聖貞懿王太妣若曰天生烝民樹之后辟蓋欲使叙彝倫立經紀上奉宗廟下安黎庶也 宣祖大王不幸無嫡嗣因一時之權越長少之序以光海爲儲貳旣在春宮失德彰著 宣廟晩節頗有

悔恨及王嗣位之後反道悖理罔有紀極姑舉其大者予雖不德然受 天子之誥命爲 先王之配體母儀一國積有年載夫爲 宣廟子也者不得不以予爲母而光海聽信讒賊自生猜隙刑僇我父母魚肉我宗族懷中孺子奪而殺之幽廢困辱無復人理是蓋逞憾於 先王又何有於未亡人至若戕兄殺弟屠滅諸姪摽殺庶母屢起大獄毒痡無辜撤民家數千區剏建兩闕土木之功十年未已 先朝耆舊斥逐殆盡惟姻婭婦寺逢惡從臾之徒是崇是信政以賄成昏墨盈朝輦金市

官有同驅僧賦役繁重誅求無藝民不堪命嗷嗷
塗炭 宗社之危若綴旒然不惟是也我國服事
皇朝一百餘載義即君臣恩猶父子壬辰再造之
恵萬世不可忘也 先王臨御四十年至誠事大
平生未嘗背西而坐光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陰
懷貳心輸款奴夷巳未征虜之役密教師臣觀變
向背卒致全師投虜流醜四海 王人之來我國
拘囚羈縶不啻牢狴 皇勅屢降無意濟師使我
三韓禮義之邦不免夷狄禽獸之歸痛心疾首胡
可勝言夫滅天理斁人倫上以得罪於 皇朝下

以結怨於萬姓罪惡至此其何以君國子民居
祖宗之天位奉　廟社之神靈乎玆以廢之綾陽
君某　宣祖大王之孫定遠君某第一子也聦明
仁孝有非常之表　宣廟奇愛之養於宮中　命
名之義厥有微旨　憑几之際握手噓唏屬意深
重異於諸孫今者奮發大義討平昏亂脫予囚辱
復予位彝倫紀得正　宗社再安功德甚懋神人
所歸可即大位以繼　宣祖大王之後册夫人韓
氏爲王妃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今上即位大赦敎書

王若曰惟我國家　列聖相承家法最正以仁爲政以孝爲理重熙累洽之化至　先昭敬王而極矣昊天不吊遂値否運粤自十數年来賊臣爾瞻熒惑君心圖竊國柄仍搆母子之隙竟成彛倫之變幽閉别宮僇辱備至金墉之禍迫在昕夕況乃倍　天朝父母之恩滅我東禮義之風三綱掃地胡可忍言至如侈慾之無度政刑之紊亂民怨神怒外潰内訌足以亡國殄祀猶是薄物細故悉具慈教無煩贅舉予以薄德承　先王餘訓恪守宗邸若將終身幸頼二三忠義之臣閔　宗社之危

上懼彝倫之殄滅奮發大義克定內難旣復位號
於　慈殿因願推戴乎寡躬子下迫羣情上承
慈旨若隕淵谷其何以堪爰思履端之初必擧更
始之化自戊申以來凡干羅織之獄株累之坐及
以言事得罪者悉皆蕩滌諸營建土木興作之役
調度等官掊克聚斂之類一切革除其他侵民病
國如戚畹權貴家諸處屯庄減稅復戶等事並令
查檢刮去內需司大君房被奪田民一一還給自
今年三月十三日昧爽以前雖犯死罪以下並皆
赦宥以示維新之意於戲有非常之擧遂誰非常

之恩享無疆之休更思無疆之恤故茲教示想宜
知悉

靖 社功臣靈光郡守原川君元斗杓勲階

教書

紀旂常之成績載酬勲庸陞貂金之峻階周疏封
爵寔舉常典匪出私恩惟卿生長將家服習儒術
粤從丱角已著英偉之稱雖在布韋早蓄經濟之
略屬㐫昏亂之厄會密賛匡復之謀猷西郊一戎
克殲梟獍之醜東夏再造獲免禽獸之歸中興既
光於烈祖大賚爰加於藎臣錫號正名功分三等

超資進秩寵示八方茲賜卿靖社二等功臣超二階為嘉善大夫本職仍故嗚呼興甲兵而正彝倫漢唐之所未有用書生以取封拜隨陸之所不能幸值天人協應之期遂臻家國同休之義惟忠貞所以報眷遇益殫忱恂惟謹飭可以保功名切戒驕忲勗爾官守裨予治安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八道宣諭教書

王若曰嗚呼治亂興衰有國之所必不免然究其所以致之未嘗不由於一人之得失方其事變之未作也恬嬉媮安敗度失德上怒下叛愓不省念

馴致禍敗啜泣無及循覽前諜每用傷惕不圖今
日乃蹈斯愆予以涼德遭罹否運宗國將覆不容
坐視祗畏 明命臨莅崇高夙夜憂懼思所以保
國安民顧予明不足以燭理仁不足以澤物信不
足以感人武不足以制亂發政圖事動乖道理賦
繁役重民困兵疲甲子之變逆豎反噬 廟貌顛
倒神器阽危深思召亂咎實在予迺予不能懲創
違謬愼毖舉措德日益昏政日益汚天災物怪式
月斯生衆謗羣讟靡所不至將率失機而予不知
隣敵伺釁而予不覺以致逆虜大舉猝犯西陲龍

灣雄鎮一朝陷敗武鋒軍實盡爲賊有兇燹內侵已過定州狶突之勢莫可遏制深惟 宗社大計兼採廟堂羣議玆奉 廟社主 慈殿及中殿入避于江都倘賊勢漸逼則予亦將遷幸事至於此更何言哉嗚呼播遷之辱雖使百年一值猶爲大變四載之間已再遘焉昊天仁覆夫豈酷予靜言思之莫非自取盖予當鼎革之會繼大亂之後不能布德行惠大庇兆庶失民之擧非止一二即阼之始有意民隱蠲除之令盖嘗屢布而奉行不稱實惠未究嗷嗷塗炭者其不謂予罔民乎此予所

以失民之一也逆節屢起大獄相仍元惡渠魁固
宜伏辜株連累及豈無橫枉一人抱冤足傷天和
况不特一夫者乎此予所以失民之二也西鄙宿
師毛鎮督餉行齎而居送頭會而箕歛民窮財盡
外内繹騷雖事非得已而民何堪命此予所以失
民之三也至於遞牌之法本欲補逃故之缺除鄰
族之弊初非所以厲民也然猝擧百年廢典强束
許多游民急於就緒未免無漸籍勸過嚴程督太
察人多言其不便予獨難於中輟積犯衆怒誰諒
本心儒生考講實非創始事倣舊典亦參時宜志

雖存於勸課人反疑其苛刻此予所以失民之四也書不云乎一人三失怨豈在明况予有此四失危亡之至非不幸也亂如此膴蛇豕荐食 五廟蒙塵 慈聖茇舍無兵可以戰守無粟可以給支智者不能為謀勇者不能出手瞻四方而靡騁涉大水而無涯永念時事維其棘矣雖然天地有至仁之德未嘗絶物君臣有素定之義豈忍棄予今予將回心易圖以與斯民更始咨爾中外士民雖以予為不君獨不慼 列聖覆燾之遺澤乎即予喪國雖不足恤獨不慼 宗祊之殄祀八路之魚

爛乎已令名還諸道御史悉罷彌牌焚其戍籍乙前後坐彌牌事囚繫徒配者悉皆宥除以一紙悃愊敷告多方其各諒予此心激昂忠義奮厲股肱或名集義旅來赴行在或鳩聚糧儲轉輸軍前各隨事力之所及以盡分義之當然言非騰口實出由衷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逆賊正刑後大赦教書

王若曰賊臣于紀既稔梟獍之兇司寇制刑爰正鯨鯢之戮茲頒大霈庸告羣方粵予眇躬承此丕緒雖憂勤之不懈奈治理之難臻志存惠鮮而貧

澤未能究宣政多恩貸而奸宄靡所懲懼馴致逆節之滋蔓屢見國步之顛隮逆賊李仁居禀性陰妖託跡詭秘文奸言以欺世不畏天知飾僞行以誣民至徹上聞予亦眩於名實蓋嘗優以寵光罔念大恩反懷非望徂玆戎虜之侵軼岌乎宗社之阽危凡在食毛皆思効力而仁居既不能奔問行在輸捍王之忱又未嘗募集兵糧奮討賊之義覘伺瑕釁包藏禍心潛結吠主之徒欲逞射天之計執詭辭以脅持方伯上嫚書而罪狀朝廷公然請藉兵權何異董卓之鳴鍾鼓甚至欲斬宰輔便是

王敦之害劉刀建昌義之旗自稱大將發縣庫之仗分授白丁破囹圄而放出囚人勒吏士而追捕守宰扇動湖嶺藉重地而收兵睥睨交折擬長戈之指闕辛賴州牧之決策遂發官軍以徂征顧蚊蚋之屯應就掃蕩然蜂蠆之毒尚復動搖力窮而後見擒情現而後就服已將逆魁李仁居及其子自白同黨高繽高大立金汝鑰陳光洽高繼立金得明等並依法正刑訖妖腰亂領悉染污於砧鈇害氣惡氛旋廓清於晷刻既快臣民之積憤仍施雷雨之湛恩云云於戲天地神祇不爽助順之理

陰陽舒慘同歸發育之仁欲其並生與之更始各鑑順逆之報共保清寧之基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逆賊正刑後頒教書

王若曰國家不幸逆節屢起於封疆君親無將大變幾生於肘腋刑章昭舉慶澤旁流粤予眇躬承玆亂緒奉母妃而復位彝倫式明黜罪人以正名大義以揭凡於刑政之際每以寬大為心自非大憝元兇負犯倫紀莫不同仁一視曲加生全豈料凶孽之餘敢稔逆亂之計逆賊柳孝立鄭沁尹繼倫等以天賦之梟獍為向日之廉来或附托權奸

以廢毋斁倫為已任或攀緣肺腑以逢君誤國為事功惡貫已盈罪難逭於誅殛寬恩游被身自便於田廬罔念戴天翻懷吠主謂神祇可以誣罔謂宗社可以覬覦交關廢人傳寄書而相應結連王子聚家僮而為兵託讖緯而煽動人心通宦侍以狙伺禁掖擬逆竪於諸葛指渠魁為聖人宮中行鴆之謀吁已憯矣太廟放火之說是可忍乎計議已成部分略定造謀實自前歲舉事期在翌朝危哉禍機迫於片餉幸賴天地之默佑遂有忠良之炳幾發其陰謀醜類悉就擒縛加以嚴訊情欵應

時供輸國有常刑予敢容貸已將逆賊柳孝立等並依法正刑訖遣官昭告于　太廟亂臣賊子何代而無極惡窮兇莫甚於此旣快臣民之憤爰推雷雨之恩云云於戲順吉逆凶是爲常理蕩舒陰慘無非至仁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貽武寧社兩功臣須軸教書

王若曰人臣竭其忠勞旣著旂常之績國家報以慶賞爰由帶礪之盟式敍彝章仍敷大誥念予藐質承此丕基政教失宜生民不迪常性威靈未振逆節屢犯邦刑雖云否運所關罔非凉德之致祖

茲草莽之妖豎敢逞梟獍之禍心罪狀朝廷意實
在於非望毆齊貢守宰勢已成於難圖幸賴良牧之
奮忠兼有諸將之協力掃蓬蠆之搖毒遂靖一方
執鯨鯢以行誅用殲元惡神人洩憤京輔解嚴以
及孝立之炰烋實與仁居而締搆連結宦侍總謀
於肘腋之間扇動禁兵伏戎於爪牙之列祀闕之
期垂迫焚 廟之計將成眷言忠貞悉出疏遠炳
先幾而刺察摘伏如神屬勳宰以周防狂奔盡氣
陰謀既破大難自消九鼎無𪔂危之虞五廟有靈
長之慶縛胡倩於傳舍事類廣明之禽姦拒霍氏

於禁門坊自平通之言狀玆旨　社稷是賴豈吝
封爵之恩列三等以疏榮揭二號而錫命賚以田
僮第宅施及祖考子孫告于神祇共牲書之盟歃
圖其形像煥麟閣之丹青畢舉縟儀皆遵舊典於
戲君臣一體上下同休克全始終保寵祿以不殆
爰及苗裔與　宗祏而無疆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皇太子誕生頒詔勅後教書

天既眷佑聖人用錫祚胤帝乃寵綏藩服誕降絲
綸玆實四海之同懽爰與萬姓而稱慶念惟景命
集我　皇朝聖繼神承延曆數於億禩乾覆坤載

均化育於八紘屬當寶位之先臨旋叶郊禖之貺
應匕鬯有主賴陰騭於宗祊爰欣綿休覃慶澤於
寰寓深軫小邦之凋瘵不欲重煩以饑羣錫賚便
蕃悉遵依于舊典　詔勅宣布仍順付于陪臣已
於五月初三日丁亥親率百寮郊迎詔勅開讀訖
寵渥無前遐邇胥悅肆發渙汗之渧以彰殊異之
恩於戲得一人之元良永基熈洽斂五福以敷錫
共享休嘉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追崇禮成後頒赦教書

王若曰禮非從天而生本緣情而品節孝以尊親

為大盡歸美而揄揚式舉縟儀仍敷霈澤恭惟皇
考夙挺聖姿大德在身未享壽禄之報至仁垂後
克篤積累之基啓佑眇躬光紹寶命念昊天之罔
極靡夙夜之或忘況子祖統是承元非人後之比
既正名於父子倫序以明復加跡於寢園等威自
别獨於尊崇之典未極徽顯之稱至願莫伸誼暫
安於南面隆恩難報恒自歉於中情幸至千年盖
待今日粲前代之舊例率本朝之彝章已於今月
初二日謹奉冊寶尊 皇考曰敬德仁憲靖穆章
孝大王 皇妣曰敬懿貞靖仁獻王后顯揚之誠

允協於名實仁孝之道益彰於家邦爰命多方用示同慶於戲誰無父母尚感惻怛之深衷思與臣民共保休嘉之至治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左議政鄭昌衍再度呈辭　不允批荅

君臣一體要須誠意之相孚進退何心惟視義理之所在倘比皆思於獨善曾仁賴於胥匡惟卿喬木名家國華盛望自乃祖乃父相　先王而弘大猷暨爲卿爲公歷敭朝而全令譽玆爲元老允稱世臣故當再造之初委以百揆之重方玆注意之深切奚遽請告之頻繁豈予不足有爲而卿所以求

退然相臣之去就實係安危况國事之艱虞不啻草創兇徒伏罪反側之心未安善類登朝携貳之漸已著頽綱欲舉而舊習猶存弊政雖除而實惠未究加之賊虜之闚覘繼以師旅之繹騷徒勤宵旰之憂未得堅凝之策盖首相獨任其盡瘁何諸公無意於協恭筋力雖衰故知老成之可用神明所相豈慮疢疾之為災益親醫藥之護持庸勉鹽梅之調劑嗚呼體予親賢敬老之至意亟回遐心待卿尊主庇民之成功始議高蹈所辭宜不允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冊文 三首

王世子嬪竹冊文

王若曰一國之本旣屬元良萬福之源實維嘉耦盖執鬯圭器必資內輔之賢而正始造端莫如大昏之重玆厥有淑質堪膺縟儀咨爾姜氏奕世流光名門篤慶徽柔婉娩之操亶自天成動容周旋之間可見德性爰玆歷選迥異羣倫謀及蓍龜則云其吉詢于卿相僉曰是宜文定厥祥天作之合玆遣某官某某官某持節備禮冊爾為王世子嬪彝章備物象服昭衷德音莫違大慰四方之望景命

有儀永賴 五廟之靈於戲惟和順所以協尊卑惟恭儉所以保富貴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子子孫孫而天禄昌服予訓辭祗爾寵命故茲敎示想宜知悉

元宗大王追尊玉冊文

德既盛於裕後寔籍積累之基孝莫大於尊親敢闕揄揚之典縟儀斯擧微忱獲伸恭惟 皇考定遠大院君淵度宏深懿質純粹仁推愷悌體天地生育之元誠篤忠勤奉 君父艱危之際勳庸紀於鍾鼎法則著於家庭宜克享於尊榮亦無徵於

壽祿貽謨耿光纘統 宗祊承未沫之前徽懼忝
負荷念靡逮於至養慕切羹墻不有名實之加隆
曷致情文之交盡顯仁藏用之妙孰得以形容德
厚流先之休自驗於悠久茲陳備物式率彝章臣
某不勝大願謹奉冊寶上尊號曰云云尚冀 明
靈誕垂昭格陟降帝左右永膺徽美之稱啓佑我
子孫益賛靈長之祚

仁穆王后哀冊文

維崇禎伍年歲次壬申六月二十八日甲午 昭
聖貞懿明烈仁穆王后薨于仁慶宮之欽明殿是

歲十月初六日庚午將遷座于 穆陵禮也 晝
櫕初啓歛儀已列鳳旐揚蕤龍輴戒轄若霧凝而
慘慄晨飆助其悽切哀孫 主上殿下攀號莫逮
攎慕彌新悲長秋之永閟痛厚夜之莫晨載命彤
管俾讚芳塵其詞曰於赫 凞朝修齊化成寔天
作合壼範繼貞曾洳毓靈發曜垂精篤生 碩媛
配德 聖明樂存鍾鼓度昭金玉服禮飭躬陳詩
正則紘綖罔缺絺綌無斁賴玆陰教益光乾德運
鍾陽九身丁百罹蒼梧駕遠斑竹淚滋康回憑怒
絶我坤維金墉一錮大隧誰窺截髮無賴取褱見

殪哀哀父母戚戚兄弟彝倫墜地國命旒綴一紀
茹痛荼甘如薺天道循環　聖孫奮義西宮啓鑰
東朝復位武帳發命玉牒歸美毋享母儀肇修人
紀慈孝無間尊榮無極備物致養含飴自適太和
隆洽五福敷錫岡陵之壽兆庶同祝焉相告祲太
史占凶虹纏桂魄火入軒宮羨疢忽嬰俞盧技窮
飆馭不留星箕長終厚祇震塌慈雲歛空萬彙錯
愕三光闇曹嗚呼哀哉天心難問神理曦詳仁未
必壽善或不祥三朝之榮享無幾十載之幽辱何
長厭塵世之積蘇託真遊於混芒尋王母於瑤水

問天孫於銀潢賞玉闕之天葩遺聚窟之異香嗚
呼哀哉一人孺慕千官泣血黼座轂為倚廬珠旒
變以麻絰婺仙佩兮若休儼靈衣兮虛設月闇扃
兮淒清風蕭響兮蕭瑟遶天居之蕭穆踐霜郊之
嵽嵲去復去兮乘雲行悲莫悲兮終天訣嗚呼哀
哉白虎騰精青烏協卜銀海深深珠丘矗矗九
疑之孫墳幸　三陵之聯麓同香火於寢殿擁像
設於空曲知幽明之一理感精爽之不隔嗚呼哀
哉玄造無窮短生有涯一氣屈伸品物同歸孰長
存於悠久唯德音之罔虧雖靈質之潛翳尚微信

乎言詩託琬琰以載烈並汗青而昭垂嗚呼哀哉

箴銘賛十六首

慎獨箴

有幽其室有黙其處人莫聞睹神其臨汝警警爾惰體遏爾邪思濫觴不壅滔天自是仰戴圓穹俯履方輿謂莫我知將誰欺乎人獸之分吉凶之幾屋漏在彼吾以為師

黙所箴并序

余旣為黙所銘矣又發其大意為之箴云

嘿而喙泯如瘖如棗之開闔如犇如是謂病瘖黙

之賊斂而靈光藏冲漠九淵沉沉外不蕩虛而生明涵萬象而時出之無窮已嗟吾之黙其在是

小箴

鏡垢不昉未嘗無明垢去則明水渾不清未嘗無清渾澄則清去而之垢澄而之渾則有明於鏡而清於水者復其天而全其真乎

藏書壁龕銘

古人骨已朽其言藏此辟其理在吾心求之無不得

酒鑪銘 幷序

夫酒鑪之為物也其理有可則者而其功有不可廢者其理之可則者何也火能克金而金反盛火水能滅火而火反煮水以其善用之也是以聖人之經世也剛柔並用而不相戕强弱兼濟而不相悖者蓋用此道也是其理之可則者也其功之不可廢者何也窮冬閉塞風雪凓烈重裘衛其外而不能煖其内也奥室便於静而不能周於作也於是乎人始病於寒矣惟酒爲能徧宜於内外静作而洽飲之則不得全其功鑪其可無乎哉有是二者法宜銘銘曰

金以爲質水亏其實非火不烈爨維其木灰土之屬盖五行足坎离交戰文武迭變霧液是煉太和氤氳坐收奇勛宇宙同春

文會堂銘

吾堂之陋既陋而僻上漏下濕塵土满壁甕牖通明籍以蒲席其中何有有圖有書聖謨賢訓子覩史腴誰其來者無軒冕徒弊衣曳屣義肥形臞升階入室數腴而喜發我之篋陳我之几咀嚼咏歌以唱以和鉤深索隱如切如磋六籍之教菽粟膾炙祖橘異味藻葩襍色素臣之鹽太史之奇悉園

之玄湘纍之思甫白柳韓異同出入涵而會之富有之業宮商迭奏黼黻錯陳溢口眩目聚精會神馳騁千載上下同流不出戶庭與天地遊心充意滿樂而忘憂道腴足味膏粱非旨輝光日新文繡何羨況彼青紫勢能之榮得之有命非吾所營一室之內無榮無辱吾堂雖陋中有至樂

默所銘

衆妙門無如默巧者語拙者默躁者語靜者默語者勞默者佚語者費默者嗇語者爭默者息道以默而凝德以默而蓄神以默而定氣以默而積言

以默而深慮以默而得名以默而損實以默而益寤以默而泰寐以默而適禍以默而遠福以默而集語者悉反是得失明可燭故以名吾居宴坐窮昕夕

玄琴銘

劄木以竅之絙絲以絃之援而鼓之有聲泠然是泠然者生於木耶生於絲耶抑生於人耶皆不可知子無伯牙指我非鍾期耳玄鶴上天游魚入水寄趣而已成虧兩空知此理者惟齊物翁

又

清兮泠泠靜兮愔愔我昧斯藝而契其心禁而邪思養而冲襟山高水深無古無今

書厨銘 南史齊陸澄博洽王儉謂之書厨

邃古之邈結繩之朴雎盱瞢曶如竅㲉未鑿龍圖啓秉象緯開先書契肇造人文迺宣神號鬼泣萬理呈朗作述繼踵載籍寖廣青簡綠纂素編縹軸琳瑜金璧用齊菽粟充棟汗牛魯壁梁車式供好事探珠味腴於焉有厨亦孔之異無藏而藏不器而器藐乎小哉一腔之歛馨乎大哉萬類之贍酌而不竭富有無垠其富伊何上自典墳八索九丘六

藝源委合于洙泗離于諸子百川派别交午亙馳箋註分門牛毛蠶絲下至史氏歷代諜記君臣得失微顯義剌英人才子奮藻摛英輝映詞林玉質金聲旁及異教百氏之辭老列虛無申商卑旱變如起武幻若梵貝符籙幽怪稗說煩碎函而會之網羅囊括泯其聲臭退藏於密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既以與人已愈不貲奇哉郝腹陋矣邊笥俾焉茲厨孰與並美厨乎厨乎允宜致爾蓬山之秘木天之邃金馬白虎石渠天祿萬乘啓發百僚紬繹稽疑煥猷何用不臧不然置之寂寞之鄉洛誦之

孫爲莫逆友證鄕令故發揮蒙蔀貧兒暴富得赤
曾有爲無盡藏博哉其利式陳姱辭爲諗無墜

血巖銘 并序

雲峯縣治之東十里所荒山之下溪水上有大
磐石磵可數丈石色紫赤糢糊然如漬血狀世
傳 太祖康獻大王克倭寇于此獲阿只拔都
血流石上不滅云是役也奮 聖武而殲剗賊
東土奠安王業肇基宜其有靈異蹟焉天啓三
年冬十有一月臣維奉使過此地敬爲之銘其
辭曰

石磐陁血滂沲狡夷既翦奠山河血不滅石不缺於萬斯年揚盛烈

忠正堂銘 并序 續稿

忠正堂者柳侯時英居第之堂之顏也柳氏之有是第蓋自其高王父而中燬于兵亂柳侯先君子 贈參判公爲重建之尋以直道遘酷禍柳侯亦坐累謫八年而復辛勤營度積有歲月而後乃克成斯堂始參判公繫獄臨場手書教諸子曰爾等勉之以忠孝三直爲心柳侯服膺遺訓遂約其語以忠正二字扁其堂以寓羹墻

之墓以存盤盂之戒嘗請余發其義而銘之夫先人之基業與其遺教爲子孫者皆宜保守而勿失也然基業所以厚其生遺教所以正其德世之人於先業基址皆知所以謹守之而至其訓誨之切於身心者往往忽焉尚可謂知輕重本末之序乎哉是故析薪負荷堂構菑穫無非所以世其業而必聿修厥德繼志述事而後方可謂之能子矣今柳侯旣構其先人之堂又揭其先人之訓朝夕觀省以爲飭身貽後之實焉其於向二者可謂兼得之矣是宜銘銘曰

北山之麓厥位面陽有覺其楹柳氏之堂其堂何
有華額煌煌其額伊何曰忠曰正忠由孝移正與
直併于何受之先君所命念爾先君含貞蹈絜亶
時不淑之死靡奪臨絶手教炳炳四字以貽嗣人
恪守毋墜烝烝孝子是承是服爰揭堂顔夙夕在
目相爾堂基高曾之遺先君是營孝子成之堂之
不構先業或隳教之不率先德其衰業隳猶可德
衰殆而咨爾孝子尚敬念玆富哉四義約爲二言
反而誠之心其本源非忠不臣非孝不子行正言
直惟義是履褆身裕後世世無斁有父有子永昭

民則

臞髯子自贊

昂然而臞者如病鶴低垂不啄稻粱蒼然而髯者如寒松獨立飽更風霜樂全而若憂齒壯而若衰無肉食相乏媚嫵姿蓋觀吾號者可以想吾之貌而想吾貌者可以得吾之為人而信其所以窮且奇也迺欲與肥頭大面曼膚而態色者角其姸媸則無乃癡耶臞乎髯乎頭顱可知

芻狗贊

始之篋衍文繡薦爾子籩豆樽俎之間者非有私

於爾也終之決裂轢蹴委爾于溝渠糞壤之中者非有薄於爾也當其時則用失其時則棄畢竟無成無毀無賤無貴知爾者其惟伯陽氏乎

三畫賛 以下續稿

三千弟子立侍杏壇回琴點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槁木死灰

毗盧遮那踞天光臺千佛圍遶

病裏閑居偶思此三件景象不覺神融欲倩畫筆描作三障子顧今世難得龍眠妙手盍未易成姑先作三賛

條風淑景杏花滿庭弟子拊絃先生黙聽一團和氣沖融無間其形可描意不容讃　右杏壇琴瑟

昔之隱几者生龍活虎今之隱几者死灰槁木生龍活虎未嘗動死灰槁木未嘗寂請君割却耳根然後天籟可聞　右南郭隱几

彼當麈者是佛是魔彼圖遠者是一是多魔佛本空一多何知毗盧遮那真身在玆　右毗盧踞臺

支離子自賛

支離兮其形貌錯莫兮其神鋒優游乎事物之外栖息乎藥餌之中天豈閔余之勞生未老而佚我

以沉痾明窓煖屋兮香一炷早粥晚飯兮度生涯
游山玩率兮非所慕淸濟濁河兮休管他淹速去
来兮符到奉行造物小兒兮於我何

谿谷先生集卷之二